

童話的漩渦

電影與文學的對話

文／藍祖蔚 《自由時報》副總編輯 攝影／黃聖烜、張榮顯

童話滋養無邊夢想，童話許諾美麗夢境，但是童話也訴說著我們最深沈的恐懼，童話改編的電影，因此可以在美麗與恐懼的兩極之間，多方打造美術重建工程，也讓創作者參考時空座標，摻入更多當代的詮釋觀點，讓古老不再沉重，讓古典得著摩登的新詮。

童話究竟有多迷人？何以讓我們如此迷戀，又不時深情回顧？

繪本畫家幾米在「故事的開始」中，曾經這樣寫著：「我的童年沒有溫馨的枕邊故事，沒有睡前小讀，沒有安徒生，沒有格林童話，只有吃小孩指頭恐怖的虎姑婆，和吐舌頭的斷頭鬼報仇的故事。小的時候，我們常常是被大人嚇得快快入睡的。」（大塊文化，2014，p.06）

童話通常就是人們在童年時期曾經聆聽的故事，那是啟蒙期的靈光閃動。童話有時有仙子，有時有魔法；有時有可愛動物，有時有可怕怪物；童話並非真實人生的紀錄，卻也反映著人生的諸多現實；童話底層一如世人的潛意識，烙印著人生真相的密碼。

童話滋養無邊夢想，童話許諾美麗夢境，但是童話也訴說著我們最深沈的恐懼，童話改編的電影，因此可以在美麗與恐懼的兩極之間，多方打造美術重建工程，也讓創作者參考時空座標，摻入更多當代的詮釋觀點，讓古老不再沉重，讓古典得著摩登的新詮。

早期的童話改編電影，基本上遵循「原著重現」的原則，把文字意象轉換成影音符號，讓觀眾在新的媒介上，重溫童話滋味。但若只有重製，欠缺新詮觀點，如此勞師動眾的改編，註定是徒勞無功的，今年青春影展選介的童話電影，基本上都標誌著創作者對「童話主題」的重新思考，有人找出了人間對應方程式，有人試圖探尋童話的創作源頭，有人則

是新創人間童話，未必再與神奇超能力相連結，未必再受到古典公式的制約束縛，換穿新衫的童話，因此得著了新生的能量。

顛覆童話

童話王國裡，Jacob Grimm與Wilhelm Grimm這對德國兄弟無疑是數量最豐沛的活水源泉，他們蒐集、記錄或改寫的童話故事，從《青蛙王子》、《白雪公主》、《睡美人》到《小紅帽》早已成為世代相傳的珠玉，世人聽著他們的故事成長，卻未必知曉他們的故事，這一點就成為泰瑞·吉蘭（Terry Guillam）拍攝《神鬼剋星（The Brothers Grimm）》的主要動機。

《神鬼剋星》的結構包含三個層次。

首先，還原創作者本色：格林兄弟不只是說故事的說書人，更是善用知識科技的裝神弄鬼人。

其次，豐富童話的解讀空間：他們的童話如此動人，或許與曾有過的經歷密切相關，難免加油添醋，卻也可能有所本，最重要的是從他們的涉險，童話不再是故事，而是有了曾經存在的奇遇，原本「虛幻」的童話就多了人間重量，這亦是童話「新詮」的功力了。

第三，以傳奇印證傳記。格林兄弟曾經有過的執著或怯懦，或是對愛情的追尋與共享，都讓觀眾對於說書人的時代與生存壓力有更多的了解（格林兄弟與女獵戶安潔莉卡的一女兩男戀，當然是野史八卦，卻也多少註解著大哥終身未娶，卻和弟弟與弟



2014青春影展邀請資深影評人藍祖蔚策劃，播映8部影片及4場映後座談。

妹同住一起的事實)。這亦是電影除了娛樂眾生之外，可以兼及知識的傳布功能了。

白雪公主變奏曲

格林兄弟的傳世童話中，以《白雪公主》最為知名，歷來有過無數的改編版本，但是一個人人熟悉的題材，要找到多不同的敘述美學，才能吸引新世代觀眾？西班牙導演Pablo Berger的《卡門》(Blancanieves)》提供了一個範本，從形式到內涵，西班牙的文化特色與歷史記憶，盡皆溶入了「白雪公主」的框架中了。

《白雪公主》的主角是一位名叫白雪的公主，《卡門》中的主角不叫白雪，而是卡門，她們究竟叫什麼名字並不是重點，她是遭妒的卡門，會鬥牛的卡門，期待父親之愛的少女卡門，也是淪落天涯的孤女卡門，新款「卡門」是否因此遠比「白雪」來得更有人間厚度？

童話的感染力多半來自口耳相傳，多數來自文字或繪本的堆砌，電影挾視聽科技具備更多元的媒介素材，讓創作者得以選擇，導演Pablo Berger先在視覺上選擇了「黑白攝影」，讓電影的暗黑與明亮，有了更鮮明的對比意象；在聽覺上採用了「沒

有一句對白，全靠音樂撐場」的古典默片形式，讓《卡門》綻放出文化混血的亮點。

《卡門》用影像和音樂來召喚觀眾，剝奪了話白之後，演員必須做足姿態，用表情與動作傳達戲劇情感（這時，我們會思考表演的本質）；讓音樂成為主聽覺之後，作曲家Alfonso de Vilallonga打造的主題樂章，挑起了「忠實註解，貼合卻不誇張搶戲」的重任（這時，我們會思考音樂的本質）；此外，導演還要以精細的分鏡交代前後畫面的因果關係（這時，我們會思考剪接的本質）……至於童話中的七個小矮人，如果真在人間現形，會是何等神采？要像迪士尼卡通那般搞笑可親？還是別有敢愛敢恨的雞腸鳥肚？《卡門》的安排，有些突兀，卻已清楚說明童話與人間的距離。

所有改編童話作品的作品，少不了得先回答：新意何在？若無新觀點，何需重拍？同樣改編自《白雪公主》，《公主與狩獵者》(Snow White and the Huntsman)》依循了好萊塢的冒險傳統，一方面豐富了皇后的權力與欲望的私心刻畫，另一方面則把白雪公主變成了有復國大夢的「聖女貞德」，再輔以炫麗的動畫特效，讓一則童話故事加料換血另成豪華外衣，也是電影可以改寫童話風貌的又一例證。

童話人生

導演提姆·波頓(Tim Burton)的2010年作品《魔境夢遊》(Alice in Wonderland)》，雖然取材自Lewis Carroll的小說，但是採取了改變時間點與前衛顛覆的美術設計雙策略，女主角愛麗絲不再只是原著中的那位7歲小丫頭，而是19歲的待嫁女兒了。愛麗絲不肯接受母親安排嫁人，她的「出走」可以解釋成是逃避，也可以解讀成療傷，不論是到了地底或者夢鄉，她的奇遇讓想像力得以盡情發展。

例如海倫娜·波漢·卡特(Helena Bonham

Carter)飾演的紅心皇后，都是童話人物的狂想版本，光是煙燻妝的打扮，視覺上即已不俗，再加上紅星后身軀何等嬌小，卻得頂著一顆超級大頭的比例失衡，再加上家有小豬，可以取暖熱敷的橋段，都精準實踐了「荒唐文學(Literary Nonsense)」的要旨。

借用動物故事來講述人生的微言大義，向來都是寓言文學借重的體例，魏斯·安德森(Wes Anderson)執導的《超級狐狸先生(Fantastic Mr. Fox)》，就選擇了從狐狸家族的觀點來描述紅塵世界的人獸生態。

例如狐狸為了生存所採取的「覓食」與「庫藏」手段，在人類眼中就是「掠奪」與「偷竊」，果然，人生一旦有了利害關係，解讀觀點就會不同，這不但是寓言的迷人所在，同時也提供創作者得以全新美學來發展論述。導演採用手工動畫的「停格手法(stop-motion)」形塑了迥然不同迪士尼動畫的視覺風格，再以Alexandre Desplat充滿撩撥感與強烈節奏感的配樂打造了歡愉的冒險環境，至於狐狸先生既是顧家的「好」男人，卻也是會去侵門踏戶的「大盜」，慈父與大盜的詭異矛盾，讓《超級狐狸先生》得以緊握童話神髓，從容悠遊。

相較於《超級狐狸先生》的繁複多姿，義大利導演Cristiano Bortone的《聽見天堂(Red Like The Sky/Rosso come il cielo)》則素樸許多。

《聽見天堂》的主角Mirco是位視障男孩，但他不肯向命運低頭，不願將就於這輩子只能去織布或做電話接線生的「宿命」，他發揮了聽覺天賦，先在啟明學校的才藝表演上，演出一齣聲音童話，既而成為義大利影壇著名的視障音效師。《聽見天堂》的童話表演只是一個引子，全片的核心精神在於開發人生的感官，例如視盲之人如何形容顏色？一句「藍色像天，像海，棕色則像樹皮，紅色則像

火，像太陽…」的對白，就開啟了無盡的想像空間，至於Mirco找出什麼器物來「重現」聲音，更為生命的可能性開啟了一扇大門。

時間童話

神奇的鏡子效應則是童話王國的另一特色。

《神鬼剋星》中的千歲王后就有一面魔鏡，鏡外的她早已白髮三千丈、老朽枯乾；鏡內的她卻是青絲黑亮，唇紅齒白。鏡子的她，映射著她蠱惑男人的糾纏模樣，鏡子外的那位男人，卻還是孤單身影……這種虛實交雜的視覺幻術固然是童話王國最迷人的傳奇，同樣也訴說著人類對於青春和美麗的永恆嚮往，當然也清楚指出「時間」元素，在童話世界中扮演的關鍵力量。

本次影展中選擇的《回到初相遇(La vie d'une autre)》與《被偷走的那五年》兩片同樣具備了時間童話的特質，兩片女主角都是一覺醒來，只記得美好的昨天，忘卻了自己曾是惡魔的歲月；她們都眷戀舊情，不捨舊愛，渾然不知正是她們提出分手要求的。

人生不能重來，時光不能倒流，這兩部電影卻透過女主角的短暫失憶，重組了時空元素，以「只記美好，盡忘醜陋」的敘事策略失憶議題，重新認識自己，重新比對曾經一見鍾情的激情，何以為激化成為形同陌路的仇讎？重新審視人生中「變」與「不變」的價值，進而思索要如何面對當下人生。畢竟，活在當下，誰不是拚命向前？什麼時候才會想要回頭？懂得回頭，懂得從Yesterday once more中擷取生命養分，才會明白現實何以困頓？才會明白，何以舊人舊夢最是美！

電影和童話，都是人生的另類空間，悠遊其中，可以抒發胸臆，可以得見生命精髓，這正是2014年青春影展試圖雕刻的夢想版圖。☒